

學篇

1907
丁未

國粹學報

第四冊

第三年

學篇

○○王學釋疑

劉師培

近世以來論中國學術者多知折衷王學。其所以折衷王學者。則以王學尙直截貴懷疑。均與宋儒學術不同。夫陽明以大賢亞聖之資。出于學術壞亂之後。而德行功業彪炳三百年。當其盛也。其學固風靡天下。然數傳以後。宗朱子者力詆之。至擬之洪水猛獸。此固所謂蚍蜉撼大樹者矣。然王學所以得謗之由。亦有二故。一曰遺問學而尊德性。二曰輕實踐而尙空談。此固攻王學者所持之說也。然吾卽陽明學術觀之。覺二說均非。何則。陽明學術乃尊德性而不遺問學者也。夫陽明之學出于陸象山。象山以尊德性爲宗旨。而略於道問學。然象山有言。千虛不博一實。吾生平志慮非他。只是一實。陽明亦然。其答徐成之書曰。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與黃勉之書曰。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與陸元靜書云。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就前三書觀之一。則謂陸氏亦以讀書立教。一則以誦習經史爲學。問一則以子史詩文爲實學。雖所作五經臆說。今已不傳。然其討論實學有散見于文集語錄傳習錄者。尙可得其梗概。其釋大學致知也。據易經文言知至至之之文。謂致知之致。當訓爲至。其釋大學在親民也。據虞書舜典百姓不親之文。謂親民之說有據。不必改親爲新。片語單詞。必有所據。其以經證經。雖東原懷祖不是過也。其釋中庸修道之謂教也。引禮記禮器篇天道至教之文。以爲中庸所言之教。卽天道之教。命其釋孟子知性知天也。引中庸知天地化育之文。以爲孟子所言之知。卽聖人之生知。引經解經。根據古義。雖竹汀理堂不是過也。又引尙書甘誓篇之三正。以證春秋之周正。謂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其論愈詳。其意益晦。是惑之甚也。其意合於左傳與公羊相歧。足以闢近人春秋用夏時之謬。又引春秋之災異。以證月合之氣候。

謂氣候之運行。雖出于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脩政令。恐懼修省之道也。雖災變之說。近于誣天然。以天事與人事相表裏。足以申漢儒災異五行之說。其論禮記曾子問篇也。謂曾子以當祭而日食爲問。然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豈有當祭之時。而尙未知日食者。觀左傳言不書朔官失之也。則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今據左傳哀公十一年言冬季火猶西流。由於司曆之過。則春秋日官失職之說。非無據矣。其論論語謂韶盡善。謂武盡美也。歷引韶之九成。武之九變。以證孔子之言。又謂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若後世作樂。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可漸次而復。今據周禮有九夏之文。毛詩有三頌之什。夏頌均係樂舞。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與今劇曲雜演故事者相同。則聖人實事。俱在樂中之說。愈可信矣。由是觀之。則陽明曷嘗不治經哉。其治經。又何嘗不據古義哉。觀其玩易雜記。謂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則陽明未嘗不治易。寄鄒謙之

書云。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
 而有所未安。非其傳記之訛缺。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此雖先王未之有。
 亦可以義起一部禮經。皆如是觀。則陽明未嘗不治禮。又言春秋亦經五經。亦
 史則又近世龔章之說所從出也。蓋陽明之論學術也。以爲從事口耳之徒。泛
 鶩忘本。惟學有心得之士。斯能左右逢原。故其言曰。學要鞭辟近裏。與辰甲諸生書又
 曰。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與黃宗賢書又曰。若世儒於外
 務講求考察。而不知本諸身。其亦可謂窮理乎。與夏敦書所以勉學者。務本原也。
 又寄鄒謙之書云。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傲像之功。文
 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擬。傲像之功。文
 已誣人終身沈溺。而不悟者也。又曰。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後之
 功。尚且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生以深。亦將何所抵極乎。又語錄云。後世
 不知作聖之本。却專去知識。才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此所以戒學
 考察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此所以戒學
 者之忘本。而逐末也。忘本逐末。始爲支離。非博學卽是支離也。又曰。苟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是爲行
 不著而習不察。寄鄒謙又曰。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
 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答歐陽一書所以勉學者。崇心

得也。是則陽明之旨不外使學者同條共貫。勿爲古人之學所役耳。語錄云：或

以業不調攝心。但如一科。目。思。引。心。不。來。何。以。免。此。日。有。只。要。良。知。真。實。雖。做。舉。所。或

乎。法。天。之。理。有。誇。心。多。門。他。讀。書。亦。不。是。即。克。攝。而。已。何。累。之。有。所。以。戒。人。爲。書。所。役。也。純

其論學大義與象山同。象山言學苟明道六經皆我注脚。非欲高閣六經虛談。

德性也不過欲人之先立其大耳。陽明謂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聖語人無云。

天。理。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得。來。個

也。知。天。下。事。物。必。如。名。物。聖。人。數。自。木。鳥。獸。之。類。所。當。知。者。聖。人。是。自。本。體。問。明。了。亦。能。入。緣。太。能

盡。知。每。事。問。得。先。儒。個。謂。知。聖。人。數。自。木。鳥。獸。之。類。所。當。知。者。聖。人。是。自。本。體。問。明。了。亦。能。入。緣。太。能

知。然。每。事。問。得。先。儒。個。謂。知。聖。人。數。自。木。鳥。獸。之。類。所。當。知。者。聖。人。是。自。本。體。問。明。了。亦。能。入。緣。太。能

文。在。之。然。每。事。問。得。先。儒。個。謂。知。聖。人。數。自。木。鳥。獸。之。類。所。當。知。者。聖。人。是。自。本。體。問。明。了。亦。能。入。緣。太。能

所。在。之。然。每。事。問。得。先。儒。個。謂。知。聖。人。數。自。木。鳥。獸。之。類。所。當。知。者。聖。人。是。自。本。體。問。明。了。亦。能。入。緣。太。能

易。其。言。曰。象。山。一。人。簡。已。直。未。嘗。斥。考。亨。爲。支。離。居。答。徐。成。理。之。書。云。晦。菴。心。無。之。言。曰。

知。截。其。言。曰。象。山。一。人。簡。已。直。未。嘗。斥。考。亨。爲。支。離。居。答。徐。成。理。之。書。云。晦。菴。心。無。之。言。曰。

于。須。與。君。子。之。心。是。常。存。敬。雖。未。盡。聞。尊。德。性。之。理。而。本。然。之。心。不。使。離。致。曰。

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虛。學。雖。韓。文。公。等。陰。符。之。同。屬。亦。必。爲。考。釋。以。註。

後世學者之弊。當晦菴之自爲。亦豈至此乎。又曰。夫晦菴發明語孟六經之旨。真不可得而議者。則陽明未嘗斥朱學爲支離。且未嘗詆其道。問學觀

其言曰。聖人亦是學。知則陽明。曷嘗以問學爲末務哉。且近儒斥陽明之說者。約有三端。一曰。言理不言禮。二曰。區問學于德性之外。三曰。重上達而輕下學。揆其所言。無非斥陽明不讀書考古耳。然陽明傳習錄云。或問博約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只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湏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于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于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于文。便是約禮的王夫。徐愛記則陽明以禮爲理。與近儒凌氏阮氏之說同。而阮氏轉以言理不言禮斥王學。見書學菴通辨後母亦未之深考歟。此宜辨者一也。又答李道夫書云。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而外別有。有所謂誠身之功。格物致知而外。又豈別有誠意之功乎。蓋以格致卽明善。又以明善之功。不外學問。

思辨行與朱子之說相符。

惟陽明之言格物以其格已心之不正又以爲捍格外物與朱子之說不同其說不若朱子已見去歲本

中報

與夏敦夫書云。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答友人書云。凡謂之行者。只

是著實去做。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行便是學問。思辨由前之說。則學問不妨于治心。由後之說。則學問又與躬行相輔。易嘗區問學于德性之外哉。此宜辨者二也。又傳習錄云。或問上達工夫。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與其力哉。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不必別尋上達工夫。則陽明之論學。未嘗導學者以躐等。且謂上達在下學之中。尤與漢學家言相合。此宜辨者三也。觀此三事。則陽明之學。由博反約。迥異於空疏。豈徒大學主復古本。爲治漢學者之導師哉。無如姚江門人多依草附木之輩。土苴禮樂弁髦。六經往往流入于空虛。而世之宗

仰王學者亦視經典注疏爲虛設此則變本加厲失陽明之旨試觀傳陽明之

學者若王龍溪深于易見致知李彭山深于春秋著有春秋私考黃久菴作五

經原古其序例見皆以講學與研經並重至于明末若焦弱侯之流雖傳心齋

之學然博學好古不愧通儒則亦私淑陽明者也厥後高顧之徒講學東林矯

王學末流之失載山輯陽明傳信錄能擷王學之精游蕺山之門者惟梨洲能

見其大梨洲之學雖祖述陽明然考經訂史旁及象數律呂之學遂啟浙東學

術之先時親炙于梨洲而能繼其聲者莫先于萬季野私淑于梨洲而能接其

武者莫過于全樹山此數賢者道德行誼固卓越不羣而學問本原則皆求之

於實際雖設教之旨似與陽明稍別然王學之緒業益以昌明則折衷王學者

安得不以道問學者爲重哉若夫不道問學而徒言尊德性則龍溪心齋之末

流或蹈此失陽明之學豈若是乎則謂王學遺問學而尊德性者不待辨而知

其非矣近儒若焦循戴望均不以王學爲非力辨其誣又高郵胡臬輯陽明之

均陽明之學根抵經訓

均陽明之學根抵經訓

(未完)

○漢代古文學辨誣

(續二十五期)

劉師培

五論西漢初年學者多治古文學

今之論古文學者以爲古學所以得名由諸經出于孔壁寫以古文孔壁既虛則古文亦僞夫孔壁而外得古文者尚有河間獻王今戴震河間獻王傳經考云昔儒論治春秋者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無左氏當景帝武皇帝間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無左氏當景帝武皇帝間六藝初出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固卓景帝十三年傳稱藝王所出河間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得篇乃購千金不取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列獻王所得書千餘篇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云河間獻王入於秘府五十六篇其十七篇是也其得自獻王傳同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入於秘府五十六篇其十七篇是也其得自獻王傳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即本傳所列之禮記者謂古文禮與王所得顏芝本篇鄭亦係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司馬貞以今文經爲獻王所得顏芝本王始得也其舉獻王所得書至爲詳晰獻王得書在景武之間然學者之治古文則在景武以前足證秦漢之間古文之學雖殘佚失傳然未嘗一日絕也或謂據漢書及許氏說文序則漢初之時僅有北平侯獻左傳若周官諸經未聞民間之講習何以知景武以前學者多治古文學曰此由學者未嘗深考

耳。今就漢代之書籍觀之。明證昭垂。固可按也。五經異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案漢代挾書之禁。除于孝惠之時。則北平侯獻書。必在高祖以後。當高祖時。不獨河間之書未出也。卽北平之書亦未獻。而左氏之書已爲叔孫通所稱述。則西漢之初學者。非不治左氏也。叔孫通爲秦博士而通左氏學。足證秦代未嘗廢左氏傳之說也。毛公詩傳成於秦漢間。而多引周官經如緇布五兩引于

行露篇傳。邦國六閑引于埤詩傳。九族之制引于常棣傳。四享之禮引于天保傳。推之。引圖土之文。以釋正月之詩。引棄石之文。以注白華之什。挈壺設官。合於東方未明之義。凶荒殺禮。見于野有死疆之章。足證獻王之前。周官之學未嘗絕于民間。卽考工記一篇爲獻王爲得然。爰制見于伯兮之傳。黼制見于采芻之傳。鏃矢王弓均見于行葦之傳。足證考工記一篇亦爲民間所盛行。則西漢之初學者。非不見周官也。又賈生卒于文帝時。在河間獻王以前。然左傳國

語毛詩諸書後儒稱爲古文學者賈生均親見其書新書屬遠篇云古者天子地方千里公侯地百里案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云天子之地一圻侯國一同此卽屬遠篇之所本也淮難篇云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案白公之亂及白公得衆均見左傳哀公十六年此卽賈生所本連語篇云齊桓公得管仲陽明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案桓公用管仲陽明及豎貂易牙均見于左傳莊僖二卷中此亦賈生所本又禮篇所言父慈子孝一節本于晏子對齊景之言容經所言明君在上一節本于北宮文子論威儀之語其詞咸本于左傳若耳痺篇記伍子胥之諫吳禮容語下篇記叔孫氏之聘宋亦與左氏相同而禮容語篇記單子論晉侯之詞則又全本於國語又等齊篇云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今此語見于詩序詩云彼都人士狐裘皇皇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是都人士篇之義旨賈生折衷毛詩足證左傳毛詩之書均爲賈生所親見又禮篇所言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本于曲禮玉藻曲禮則賈生又明今禮夫賈生左氏之學既得于張蒼而毛詩之學亦

遠紹荀卿之傳。若謂景武以前古文之學未興。豈其然哉。不惟此也。劉歆讓博士書。謂秦誓後傳。博士集而讀之。則武帝以前本無秦誓。然婁敬引之於前。董仲舒引之于後。則博士不傳秦誓之前。民間未嘗無秦誓也。又卽毛詩觀之。葛覃篇服之無斃。天作篇太王荒之旱鹿。篇干祿愷悌。以及皇華陳六德。新台詠蘧篠戚施。毛傳所釋之詞。多取于左傳。國語則左傳立學宮以前注經者未嘗不采左傳也。若伏生大傳春秋繁露諸書所言古禮多爲十七篇所無。或卽佚禮之文。則獻王未得佚禮以前。民間未嘗無佚禮。要而論之。西漢初年古文之學未嘗不與今文並行。特武帝以後立于學宮者均屬于今文。由是古文之學不顯。而獻王所獻孔壁所獲遂以爲奇書。實則景武以前古文之學未嘗一日絕也。若河間獻王得書之事不見于史記。近人或疑其僞。然史記於漢代之事所缺載者甚多。何獨于此而疑之。見下若謂史遷不信古文。則五帝世家贊云。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仲尼弟子傳云。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抑今文而崇古文。劉歆以前僅史遷一人而已。豈可視爲僞文哉。

(未完)

○○春秋左傳讀敘錄

章絳

春秋左傳讀者章絳著也。初名雜記。以所見輒錄。不隨經文編次。效臧氏經義雜記而爲之也。後更曰讀取發疑。正讀爲義也。蓋籀書爲讀紬。其大義曰讀紬。其微言亦曰讀左氏古字古言。沈惠馬李諸君子既宣之矣。然賈生訓故。始見新書。而太史公與賈嘉通書世家列傳諸所改字。又皆本賈生。可知劉子政呻吟左氏衡見論。又分國語文志實先其子爲古學。故說苑新序列女傳三書孤文。牘字多有存者。惠氏稍稍道及之。猶有不旣。故微言當紬一矣。左氏既作內傳。復有左氏微說。其義例今雖亡逸。劉賈許穎固見其籍轉及曾吳鐸虞荀賈三張謂張北平張子高張長子皆能理董疑義。闔閭雅言。故說苑述吳氏之說。元年可以見左氏非無五始也。檀弓述曾氏之說。喪禮可以見天子諸侯非卒哭除服也。而近儒如洪稚存李次白劣能徵引。賈服臧伯辰雖上扳子駿。亦直據摭其義。鮮所發明。夫左氏古義最微。非極引周秦西漢先師之說。則其術不崇。非極爲論難辨析。則其義不明。故以淺露分別之詞。申深迂優雅之旨。斯其道也大義當紬。

二矣。紬微言。紬大義。故謂之春秋。左傳讀云。懿左氏公羊之譽。起於劭公。其作膏肓。猶以發露短長爲趣。及劉逢祿本左氏不傳春秋之說。謂條例皆子駿所竄入。授受皆子駿所構造。著左氏春秋考證及箴膏肓評。自申其說。彼其摘發同異。盜憎主人。諸所駁難。散左讀中昔丹徒柳賓叔駁穀梁廢疾申何則逢祿之說。瓦解然。穀梁見攻者止於文義之間。左氏乃在其書與師法之真僞。故解釋闡闕其道。非一先因逢祿後證訂其得失以爲敘錄著於左方。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次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劉曰。此言夫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今所傳者。惟公羊氏而已。○駁曰。左氏公羊氏皆不在七十子中。而左氏親見素王。則七十子之綱紀。公羊末師。非其比也。

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

成左氏春秋。○劉曰：夫子之經書于竹帛，微言大義，不可以書見，則游夏之徒傳之。邱明蓋生魯悼之後，見夫子之經及史記晉乘之類，而未聞口受微愜。當時口說多異，因具論其事實，不具者闕之。曰：魯君子則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劉歆所改也。○駁曰：左氏自釋春秋不在其名，傳與否也。即如論語，命名亦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論衡正說篇云：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是論語，乃扶卿所名。然則其先雖不曰論語，無害其爲孔子之語也。左氏傳之稱，即使爲子駿以前所無，亦何害其爲傳經乎？若使左氏自爲一書，何用比附孔子之春秋？而同其年月爲尋太史公言，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因之云者，舊有所仍，而敷暢其旨也。且曰：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此謂口授多譌，故作書以爲簡別，固明春秋之義，非專塗附其事矣。若以爲呂氏春秋之流，則韓詩外傳、載荀子謝春申君書云：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

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此二事皆本左傳。稱爲春秋之志。若如呂氏書可稱爲春秋之志。耶。韓非奸劫弑臣篇亦載是書。其前則云春秋記之曰。其後則云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絞頸墜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于餓死擢筋也。夫惟以左氏春秋與近世之史有別。故分言之。不然。潛王擢筋主父餓死。齊史趙史亦載之矣。彼獨非百國春秋耶。夫六國之史。且猶與左氏別言。况復呂氏所輯乎。又吳太伯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此本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爲說。若如呂氏書得稱春秋古文否。如孝平王莽自序其漢書曰。起于高祖終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治通。爲春秋。欲志表春秋古文耶。使稱漢書曰書此其體裁之近春秋。更非呂氏比矣。然可稱爲春秋古文耶。古文稱古詩十九首曰。詩古文其可乎。又歷書云。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此本左氏文元年傳。若如呂氏書可單稱春秋耶。必若拘牽題號。則後漢書樊儵傳云。受公羊嚴氏春秋。又云。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假令左